

狼山邪詮

上冊

内容提要

天狼派嫡传弟子南宫鸿飞为报师仇，欲夺武林奇珍“归元丹”。他心爱的师妹宋锦莺也不惜牺牲冰清玉洁的身体投身入邪恶的“狐狸帮”。在险恶江湖中南宫鸿飞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然命运多舛，屡救南宫的红颜知己神洲一凤单飘香却被他失手误伤，生命垂危，而他暗中情人天下第一美人郁步瑶，又被恶徒掳走。然而挣扎于淫邪奸徒，色情陷阱之中，历尽磨难，到最后，发现元凶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本书情节奇诡惊心，武功神妙，温情缠绵，系古龙先生一部难得佳作，现首次向读者推出。

目 录

第一章	赶尸队伍遇煞星	(1)
第二章	少阳一掌引一凤	(15)
第三章	苍天安排武林史	(28)
第四章	步步杀机北棺镇	(40)
第五章	正邪之分难界限	(52)
第六章	谎言巧语瞒过海	(64)
第七章	归元神丹庆重生	(76)
第八章	淑女痴情怒中藏	(89)
第九章	荒郊僻镇惊鸿飞	(101)
第十章	狼剑争锋血饮刃	(113)
第十一章	夜译天狼慨叹深	(125)
第十二章	血一战无底谷	(137)
第十三章	绝谷逢生入狼助	(150)
第十四章	重出尘世试狼技	(163)
第十五章	茫茫天崖伊人处	(175)
第十六章	崆峒奇女下凡间	(188)
第十七章	更深梦醒生骤变	(199)
第十八章	漆黑马车星夜驰	(211)

第一章 赶尸队伍遇煞星

月沉星隐，北风怒吼。

这是初冬一个夜晚，大地一片漆黑，昏暗。

“北榕镇”外“鬼狼坡”，这是一条极端阴森。恐怖的岗岭山坡道路。盛传鬼狼坡居有妖魔鬼怪，山精僵尸，故这条通往北榕镇的山坡道上已变成人们绝迹之地。

子夜时分的鬼狼坡，除了阵阵肆虐的北风声外，周围一片死寂，阴森，恐怖，但出人意料之外的，鬼狼坡西面崖口，却“铛！”地，传来一声扣人心神的锣声。

接着锣声之后，响起一个尖细怪声，叫道：

“过桥”

这声“过桥”，不但尾音拉得很长，就是音调也怪异难听得很，简直使人闻之毛骨悚然！

“嗨！张大爷！你可真老了？你那两条腿怎么老的迈不开了？”

“喂！第七个那位姓陈的，你快点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汪姑娘！你怎么老是拖拖拉拉的，快点快点，你再这样走不动啦！”

随着这阵喝喝，传来一阵凄厉刺耳的呼喝声，夹杂着零落的古怪声音，“鬼狼坡”道上现出一幢幢人影，居首的人，便是赶尸的，“锣官”。只见他是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身軔壮健，皮肤

不！那不是人！

是鬼。不，他不是鬼，他

不是鬼，是僵尸，那是湘西出名的赶尸队伍。

灰暗的鬼狼坡道上现出一幢幢人影，居首的人，便是赶尸的，“锣官”。只见他是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身軔壮健，皮肤

黝黑，他左手提着一面铜锣，右手拿着一根锣棒，神气活现的仰首带路。

这位锣官之后，一个一个紧跟着十三位面色惨白，双睛呆直，阴气沉沉的僵尸，一高一低，噗突噗突的跳走着。

十三位僵尸之后押阵的，是位一身“戎”装，道冠，道袍，手拿拂尘，腰挂桃木剑，有点仙风道骨味儿的老道。

赶僵尸这玩意，在湘西可说极其闻名，要知当年交通不便，凡是出乡作客商的人，若是死在外乡，想要运回乡居安葬，就专告这种“赶尸”行业。

赶尸！说起来那可真不简单，不但要能够使尸体不腐不烂，又要让死人尸体连蹦带跳，一晚上行走百十里路，那可真有点邪门，尤其是赶尸的道士还要镇得住鬼魂，不能让死人在路上脱走变成活僵尸。

“铛！”的一声锣响，领首的那位年轻小伙子，突然敲起一声铜锣，后面那位黄衣老道，倏地喝了一声，“停！”

这支赶尸队伍的活人，死人，刹那间都停了下来。

接着，黄衣道又喝道：

“前面道上这些人你赶紧回避一下，这是赶尸队。”

由黄衣道士的喝声中看来，显然前面道上有行人。

要知赶尸这事情，最忌活人撞见，所以大凡赶尸，都选择风高月夜，人迹罕到的僻静小道。就是万一有人遇上了，也没有人愿意去观看，尽量回避，免触霉运。但是，黄衣道士的语音一落，前面突然传出一个语然音，答道：

“老道士，我们是僵尸女鬼，跟你的伙计是同类倒不必回避啦！”

此语一出，黄衣这人脸色微变，沉声喝道：

“朋友，你们不要开玩笑，撞上这种赶尸队伍并非好玩。”

等还是尽速回避，免触霉气。”

前面那帮自称僵尸女鬼的，开言沉默了片刻之后，突然一个语音，说道：

“嗯！我闻到了生人味。”

另一个接道：

“我也闻到了，那不只二个活人。”

黄衣道人听了这些话，心中暗自嘀咕忖道：“她们真是僵尸鬼吗？听她们语音，毕竟是女人之音，怎会有这般壮大胆子埋伏在这鬼狼坡寻趣……”

想到此处，老道士由心底处机伶伶打了个冷噤。

就在此时，僵尸女鬼的语音又响了起来，道：

“鬼大姐，我们已经几个月没吃活生生的人了，今夜你放咱们姊妹下去吃个饱吧！”

那个鬼大姐道：

“慢点，那老道士搞鬼捉妖的符咒很厉害，首先让大姐施术作法一下。”

语音一落，“鬼狼坡”刹时间狂风骤起，掀起一阵飞沙走石，坡上倏地出现一大群黑影子。

一片一片绿色的磷火随着那群黑影飞舞，呼啸地北风声中，清晰地听到一阵，“叽叽哇哇”的鬼歌嘶叫。

那不是鬼怪，是啥子名堂？

任是天大的胆子，抑或武林高手，遇到这种骇人场面，也要吓掉了灵魂。

只见首当其冲的那锣官年轻人，大声叫道：

“师伯，我们要怎么办……”

他战栗的声音未落，耳际间响起一缕冷冷的嗤笑，道：

“怎么办？除了死字之外还有怎么办？”

这年轻的锣官，尚未抬眼看清来人面貌，只见一只莹白如玉，冷冰冰的手掌已经拍上自己的天灵盖。

除了一声惊厉的惨叫声之外，这年轻锣官，没有别的作为，已经脑壳碎裂，脑浆四溢，陈尸当地。

这声厉号，也惊桓了黄衣道士的神智，当他抬眼细看的时候，反应已经太迟了，只见七条纤细的黑影，快逾电光石火飞舞在十三个僵尸队伍之中。

“象群侠，快！快迎敌，她们不是僵尸女鬼……”

黄衣道士声若雷鸣的喝叫着，右手很快抽出佩在腰间那柄桃木剑，可是他的喝声未落，一声声，惨房哀号，闷哼，暴喝络续不停，那十三个死人僵尸队，一个个脑浆迸裂，血花四溅。

“奇啦！死人会有再死一次的哀嗥，以及会流血？”

其实那不是死人，而是活人的赶尸队伍。

那么他们怎么要装扮成阴森森的赶尸队伍呢？

那七条白衣魔影，空前未有绝快身法，残酷毒辣以及奇诡无伦的杀人招式，手法确实令黄衣道人呆愣住了。

这时那七条纤细的白衣魔影，击毙了十四个人后，身若幽灵迅快的向四外退出，遥遥将黄衣道人围困着。

凄风夜黑，没有月光星光，黄衣道人纵是绝顶武林高手，仍然无法看清数丈之遥凶手面目。

黄衣道人不知是痛恨，镇静，恐怖？一言不发，双眸光芒如刃凝视在十数丈开外道上，一条慢慢移步过来的修长纤细黑影。

“玄清道长，‘归元丹’，珍藏在那一个身上。”

黄衣道人混身一阵痉挛，惊恐的道：

“你们要的是‘归元丹’？”

“不错！是这九颗的，‘归元丹’。你们要送往洛阳，‘将军府’的第九颗归元丹。”

黑衣魔影不徐不缓，一字一句，清晰悦耳的说着。

黄衣道士玄清，脸色由惊悸转变成愤怒，他咆哮一声，喝道：

“你是谁？”

黑衣魔影道：

“无从奉告。”

蓦地，黄衣道士玄清右手快逾闪电由怀中控出一物，划起一根火褶子，“轰！”的一声！

“快阻止他。”

喝声，和爆炸声，交杂一片，一枚冲天火箭，摇着火焰腾空射起数十丈高。

“波？”的一声，空中爆炸，爆开来一朵朵粉红色的彤云；美丽至极的飘浮在高空。

玄清道士烯升那枚信号火箭的刹那，他整个身躯却被七柄银光雪亮的短剑，戮刺中七处致命要害，他没哼半声，已然死去。

“赶快搜索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那号令的黑衣魔影，指挥另外七个黑衣女子，在每一个死者躯体上，搜索着，搜索着……

“禀告大姐，每一具尸体衣衫都剥碎了，乃不见‘归元丹’。”

号令的黑衣魔影，抬头凝视那片粉红色空中浮云一眼，冷冷喝道：

“衣衫搜过了，不会破肚撒肠吗？”

极其简单的一句话，却造成一幕骇人听闻破肚分尸场面。

那七个黑衣女子，手持犀利短剑，由每位死者胸臆刺入，“嗤！”的一声，直拉到小腹尽头，肝肠血液外流，残酷不忍目睹。

号令的那位黑衣魔女，似乎想到什么，轻轻嘆了一声，喝道：

“撤退。”

一声令下，七个黑衣女子各自收起短剑，纷纷尾随那黑衣魔女奔去。

但是，当最后一个黑衣奔出的一刹那，她似乎仍在一具尸体肠肚中抓起一物，然后紧走几步，追上那些黑衣女子，瞬间消逝在鬼狼坡。

那群魔女消失后岗丘间突然缓缓步下一条修长的人影，只见他那双虎目精光闪闪，掠扫一下地面上十五具破败腑肚尸首一眼，脸上一片冷漠，肃穆。

然后，他轻轻闭上眼睛，口中喃喃梦语着，那像似在祈祷！

良久良久，才见他张开双目，长长的叹息一声。

这声叹息，显示出他对那些死者的悲伤感叹，又似带着一番对自己责备意味。

终于，这神秘的蓝衫人转过身子要离去。

倏地一声消朗的大喝，道：

“朋友慢走！”

蓝衫人被这突如其来一叫，似乎吓了一大跳，但他很快的镇定住心神，缓缓地转过身子，抬目望去！

只见身后数尺站住一个身着青衫浓眉环目，大耳肥脸，皮肤润白，神气威凛的中年文士。他那双环目正露出一股奇光，注视着蓝衣人接下说道：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神秘的蓝衣人怔了一怔答道：

“在下姓黄名鸿飞。”

青衣文士听了这名字，眉头不觉微微皱了起来，又问道：

“黄兄台，是否能顺便赐示师承门派？”

蓝衣人黄鸿飞，面有难色，道：

“家师未立门派，歉难奉告。”

这下青衣文士脸有愠色，但随即又平静下来，问道：

“黄兄台，可认识这些死者？”

黄鸿飞道：

“不相识。”

青衣文士又道：

“黄兄台，可看见杀人凶手？”

黄鸿飞摇一摇头，道：

“没有看见。”

青衣文士似乎不相信，冷冷的轻笑二声，道：

“那么阁下是怎么到达鬼狼坡的？”

黄鸿飞也似动了微怒，淡淡道：

“在下也要请问阁下怎样前来鬼狼坡的。”

这一顶撞，青衣文士浓眉倏地一扬，环目射出二道锐利寒芒，黄鸿飞双眸一经接触对方眸光，心头一震，暗道：“这人内功好不精湛啊！”

青衣文士似乎涵养极深，本待发作的怒气，瞬间又平静下来，突听他轻轻的叹息一声，道：“黄兄台，首先在下自我介绍一下，敝姓南宫，草字锋……”

青衣文士这一报名，黄鸿飞脸上立刻闪出一丝惊异之色，显然南宫锋之名在当今江湖武林里，是位知名之士。

其实何只知名，简直是位红得发紫，名如丽日中天的一代豪杰。

十数年来天下江湖武林里，最具权威闻名的，便是，“神州七杰”，七杰之首~~k k~~万年神龟大空和尚，就是领袖中原武林九大门派的少林派掌门人大智禅师的师兄。

七杰之二~~k k~~降龙一掌震五岳，就是身在鬼狼坡的这位青衣文士~~k k~~南宫锋。

黄鸿飞少年虽知面前的人，是个武林高手，但他可猜想不到他会是“神州七杰”中的降龙一掌震五岳南宫锋。

南宫锋报了姓名之后，那双精光湛亮的眸子，一直凝注在黄鸿飞少年的脸上，沉默有顷，他才朗声接道：“南宫锋行走大江南北，历尽山川草泽，阅人极多，自忖能辨善恶之士，黄兄台，年方弱冠，英气内蕴，虚怀若谷，一表人才，并非一般环薄少年之貌相，故鬼狼坡这十五位凄惨的受害者，绝非兄台所为，不过……”

南宫锋话至此处，语音忽地一顿而住。

黄鸿飞少年嘴角倏然勾起一丝冷冷的寒笑，接道：“……不过，难逃嫌疑是吧！”

南宫锋严肃的沉声说道：“黄兄台，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归元丹’，失落，对今后江湖武林的严重性……”

黄鸿飞讶异的道：“‘归元丹’？”

南宫锋望了黄鸿飞一眼，道：“谅兄台深知，‘归元丹’之贵重。”

黄鸿飞茫然的摇摇头，道：“南宫大侠误解啦！归元丹，是什么东西，如何贵重？在下皆一无所知。”

降龙一掌震五岳南宫锋在这时候，他像似面临到一次严重的考验……

只见他缓缓抬头仰望着空中一片片浮云，脑海里沉入极端的复杂的思潮 k k

在他闻人万千，以及丰富的江湖经验里，得知这黄鸿飞少年，绝非残杀十五位江湖高手，其原因有三：

一、凭他的武功，绝非武当玄清道长之敌。

二、玄清道长之死，乃是身上七处要害，同时被七柄短剑刺入的，其余十四人之死，致命要害虽是一致被人运用一种纯重武器，击碎天灵盖要害而亡，但破胸裂腹，却是锋利短剑划分的。

三、黄鸿飞此名，在江湖武林里根本鲜有人知，显示是位初出茅盖的人，他定然无从知道，“归元丹”之秘闻，更无法得知玄清道长等一行护送，“归元丹”的秘密，及取道洛阳之行踪。

不过，怀疑黄鸿飞跟凶手有关之可能性，其原因却有：

一、他怎会在这人迹罕至，阴气森森的鬼狼坡出现？是偶然路经此地吗？

二、他为何默默对死者闭目祈祷？是怜悯慈之善之心使然乎？

三、他的言谈与举动，似乎有着隐讳。

南宫峰对于黄鸿飞怀疑跟凶手有关情况下推测，虽然也有三点，但这三点的前二点，根本无法肯定存在性。

只有第三点，南宫峰能够确定它，不过这一点，南宫峰只能推测到黄鸿飞，无意中在这鬼狼坡看到这残忍杀人一幕，而他因被凶手威胁，不敢吐露出所见的一切，或是不愿意被卷入这场是非恩怨漩涡之中。

南宫峰为什么肯定黄鸿飞目睹这杀人一幕，因为在南宫峰来时，已很快察视过尸体微温未寒，鲜红的血液外流未停，显

然死者刚受害，凶手方才离去不久，而这时候黄鸿飞已经出现尸首之前，当然他就在左近亲历了这一幕。

如果以降龙一掌震五岳南宫锋，绝顶的武功名望，自信能够制服黄鸿飞这少年，让他说出实话。

不过，南宫锋不决定这样做，只见他慢慢将眼光由空中浮云移注到黄鸿飞脸上，严肃的说：“在这段血案尚未寻到疑凶之前，在下想请黄兄台能够跟到洛阳将军府走一趟，不知是否答应。”

黄鸿飞闻言脸色微变，道：“南宫大侠之求，恕难从命。”

南宫锋道：“为什么？”

黄鸿飞道：“在下有切身要事待办。”

南宫锋道：“黄兄台有什么急事敬请吩咐下来，南宫锋能够叫人替你传达，或是代办可以吧！”

黄鸿飞听他口气，已知南宫锋非要自己跟他去洛阳一行不可，若不答应，势非引起一场冲突不可，以南宫锋武功而言，自空绝难阻止他侵犯，但是自己怎能跟他去洛阳……

想到此处，黄鸿飞脑海里疾速浮现出一位身受残伤，面临死亡边缘的可怜老人影像……

他那苍老凄凉潺弱的语音，犹然响在耳际，道：“……莺儿，飞儿呀！为师已经无法再传授你们的武功了，因为病魔在一个时辰后，将再夺去唯一传授你们武功口诀的喉咙之音，在这宝贵的一个时辰里，为师有许多许多事情交待你们，但又不忍放弃传授你们武功宝贵一瞬的时光，唉！‘归元丹’，若有一颗归元丹的话……”

黄鸿飞想至此处，脸容悲戚，哀伤，虎目泪光隐现，这情形，看在南宫锋眼内，只听他轻轻叹了一声，道：“黄兄台，在下绝不逼迫人家，你要知道面前这十五位死者之被害，关连到

今后江湖武林重大命运，而这案件之凶手，只有兄台目睹过，或是知其来历……”

南宫锋语声未落，黄鸿飞已截声说道：“在下已对大侠说过鬼狼坡所发生之事，一无所知，南宫大侠不相信，我也无可奈何，南宫大侠要在下洛阳一行，本无不可，但因在下身紧急事，实难同行，如果大侠执意相难，在下亦复何言。”

他这番话，语音铿锵，微带一种遭受委曲而无法抗拒之悲哀意味。

南宫锋乃是一位名满江湖，正义凛然，侠胆干云之辈，平生所作所为，绝无半点盛气凌人之举，故此时，他又陷入一阵思潮……

就在这个时候，十里之外高空，突然摇一起一道升空火箭，“波”一声爆出一片粉红色彤云，凝浮高空。

这道升空火箭，和武当玄清道长在这鬼狼坡发出的信号火箭一模一样，南宫锋看了那片红艳绮云一眼，急急说道：“黄兄台是否和武林道合作，请再作深远考虑，现在从鬼狼坡数十里外包抄，搜索过来的江湖武林高手，已经发现可疑人物，谅那批凶手绝难脱逃出中原武林布下的天罗地网，黄兄台没有中原武林联盟令箭，也无法远离百里之外，南宫锋语至此处，后会有期。”声音刚落，南宫锋身已在数丈之外，见他再一纵飞而起，人已远去，杳如黄鹤，绝快身法，确使人叹为观止。

黄鸿飞眼见南宫锋离去，脸上掠起一片惊慌之色，急急也展开轻功，尾随南宫锋离去方向奔走。

因为千里之外高空中那红色彤云，大约是在北榕镇之西南角，那是自己和师妹约定的地方，会不会……

他已经不敢想下去……因他是如何需要那颗归元丹，不！不是他需要的，而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老人。

为着挽救老人命运；为着一个中原武林上没落门派的发扬光大！黄鸿飞不论怎样也要取到一颗，“归元丹”。

只要取到归元丹后，取到它后……老人，归妹和我三个人，能够重振自己门派威风，能够在江湖武林扬眉吐气，主持武林正义。

所以，三年来，自己和师妹历尽千辛万苦，明查暗访，“归元丹”的秘密……师妹不惜冰清玉洁的身躯，加入了一个神秘邪恶的组织，“狐狸帮”……

“是什么人？站住！”

一声焦雷也似的大喝，震断了黄鸿飞如海涛骇浪的思潮，他一个大旋身，运出千斤坠将奔驰的身子停下来。

绿竹修篁，翠青黄竿水稻顷田

这是北榕镇口一片绿竹水田，在三条牛车交叉小路口，一字排列站定三位灰衣彪形大汉。

他们腰间皆佩长剑，劲装绑腿，一看即知江湖武林中人，三位大汉似乎为黄鸿飞快捷旋身停下的奇奥身法感到惊愕。

黄鸿飞眼见这三位彪形大汉，降龙一掌震五岳南宫峰，临走前对自己叮咛的话，犹然响在耳际。

中原武林九大派高手，真的已经在鬼狼坡百里方圆布置下天罗地网！

“阁下是那一派门下？有没有中原武林联盟令箭。”

三个彪形大汉居中的一位，客气轻缓的问着。

黄鸿飞急中生智拱手抱拳，笑道：“三位请见谅，南宫大侠，在下有急事寻他。”

那三位彪形大汉听到南宫峰之名，立刻肃然起敬，齐声说道：“盟主刚刚由此经过，阁下……”

黄鸿飞没容他们再说下去，截住道：“如火急事，旁移不能

躯迟，三位仔细把守此地。”

语音中，黄鸿飞健步如飞，由三位彪形大汉身侧走过，疾速向镇口奔去，待他声音一落，人已在十数丈外。

三位彪形大汉呆呆凝望着黄鸿飞背影消逝后，中间那人自言自语道：“他是那一门派的人？武功似乎不低只咱们少主人……”

黄鸿飞闯过这一关，暗道一声：“好险！或许麻烦事定会接踵而至。”想着，他抬眼望向空中一瞧！

绮丽如烟氤的浮云，正在北榕镇口西南角。

黄鸿飞心头一阵混乱，暗道：“糟了！果然是莺师妹约定的那片墓地，这下莺师妹和那颗‘归元丹’……”

他没有心思再想下去，身形恍似一缕尘烟，快逾雷奔电掣。片刻工夫，他已停在一片墓碑乱冢之前。

四更天时分！

墓地森森，阴风凄凄。

死寂！静得可怖。阴沉！沉重得令人窒息。

二道如夜猫似的闪闪眸子，搜索尽了墓地每一处角落，黄鸿飞默默祈祷道：“但愿上苍保佑，不要让莺妹发生丝毫差错……”

他轻轻移着脚步，化费三刻钟时光索视着每一小径，得知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轻身短暂的搏斗。

“那么莺妹是来过了，她曾经跟人搏斗而逸走……”

唯有这一解释，方能使黄鸿飞心头安然。

她现在何处呢？

在北榕镇，会不会在自己落宿的客栈？

黄鸿飞不愿再从事担搁，转身离开墓地，直奔北榕镇内。

北榕镇，虽不如京城皇都那般繁华，则是湖南辰州要镇，街

道堪称宽大整齐，楼阁商店栉比鳞次，亦称豪华。

夜深沉，万籁俱寂，只有街角巷不时传出几声犬吠之外，简直像是一座死城。

突然！黄鸿飞发现左侧屋脊飘飞过一条人影。

他心头一阵震悚，疾速忖道：“难道中原武林盟高手，已从事封锁了北榕镇吗？”

不相信，他不信中原武林联盟，能在武当玄清道长等惨死，‘归元丹’被夺走的一个短暂更次里，调查出头绪，而即时派来高手。

想罢，黄鸿飞略有惊惕的将身形闪入道侧阴影处，提高警惕沉向第三条街巷，“金龙客栈”走去。

刚走过第二条街，黄鸿飞背脊已紧张冒出冷汗原来他发现这座昨日还是平静的北榕镇，一夜之间，笼罩上一片恐怖，紧张，肃煞气氛。

他看见无数的江湖武林中人，潜伏镇中每一角落，如狸猫跳跃奔走每一座屋脊，从事搜索着，搜索着。

降龙一掌震五岳南宫峰的话，一点也不危言耸听，中原武林道已控制了百里方圆的鬼狼坡。